

拉脱维亚“非公民”问题成因、挑战与应对

苟利武

摘要: 苏联时期的移民政策,使大量俄罗斯人移入拉脱维亚,成为拉脱维亚“非公民”问题产生的大背景。苏联解体后,拉脱维亚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导致以俄罗斯人为主的“非公民”问题产生的催化剂。1991年恢复独立后的拉脱维亚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去俄化政策,其中《国籍法》是导致“非公民”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随着本土人口大量流失,“非公民”在族群结构、语言文化和国家安全方面给拉脱维亚带来结构性挑战,拉脱维亚国内“非公民”问题将成为今后拉脱维亚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键词: 拉脱维亚;“非公民”;族群结构变迁;去俄化政策

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于1991年10月15日通过《关于拉脱维亚国民公民权恢复与归化基本原则》的决定,产生了“非公民”问题。1994年制订的《国籍法》规定了“非公民”的入籍程序,于1995年2月1日开始生效。^①《国籍法》的制订和实施使1940年后移居拉脱维亚的70万人成为“非公民”,而在“非公民”中,俄罗斯族占据绝大多数。在族群结构上,俄罗斯人是拉脱维亚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拉脱维亚总人口约30%,在里加、道加瓦皮尔斯以及滨海城市尤尔马拉,俄罗斯人接近甚至超过半数。^②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海军军演触动了波罗的海三国敏感的神经,他们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借助能源、网络攻击等软力量,制造永久性的不稳定

局面。^③

恢复独立至今,拉脱维亚种族裂痕一直存在。“非公民”问题的产生是基于拉脱维亚出台的《国籍法》。关于拉脱维亚“非公民”研究,格罗宁根大学法学教授德米特里·科切诺夫(Dimitry Kochenov)和欧洲议会民政与司法事务顾问阿列克斯斯·德米特洛夫(Aleksejs Dimitrovs)认为拉脱维亚“非公民”作为一种身份与无国籍人存在很大差异,其次,自从拉脱维亚加入欧盟以后,多了一重身份认同,而且获得了在欧洲国家工作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非公民”与拉脱维亚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④波兰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亚历山大·佐尼克(Aleksandra Kuczyńska-zonik)研究发现,与父母或祖父母相比,非公

*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乌克兰社会转型与现代国家建设研究”(YBNLTS2020-010)成果。

作者简介: 苟利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邮编200062)。

^① 详见中国驻拉脱维亚共和国大使馆:《拉脱维亚共和国国籍法》<https://www.fmprc.gov.cn/ce/celv/chn/lryw/xgflfg/t247025.htm>。

^② Anastasia Zabrodskaia, “‘What is my country to me?’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Russian-speakers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Vol.9, No.2-3, 2015, p.217.

^③ Reuters Staff, “俄罗斯威胁日盛,波罗的海国家紧张不安”, *Reuters*, September 4,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raine-crisis-baltics-idCNL3S0R53A220140904>.

^④ Kochenov, Dimitry and Dimitrovs, Aleksejs, “EU Citizenship for Latvian ‘Non-Citizens’: A Concrete Proposal (2013)”,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8, 2016, pp.1-40, Jean Monnet Working Papers (NYU Law School) No. 14/13, 2013.

民青年从拉脱维亚公民身份中得到的好处更多。^①伦敦大学学院马丁·帕帕林斯基(Martins Pāparinskis)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对比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非公民”,发现爱沙尼亚的“非公民”有选举权,而拉脱维亚没有赋予“非公民”选举权。^②本文的问题是,恢复独立后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后来又加入欧盟、认同欧盟价值观的拉脱维亚,为何要模仿美国等移民国家的归化经验,针对“非公民”设置严格的“国语-国籍”标准?“非公民”问题会对拉脱维亚带来哪些挑战?本文通过对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历史梳理,分析“非公民”问题形成的原因,探究“非公民”问题对拉脱维亚的潜在影响以及拉脱维亚的应对之策。

一、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

拉脱维亚共和国位于波罗的海东岸,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93.4万人(2018)。^③1891年拉脱维亚被俄国占领后开始了俄罗斯化的进程,俄语成为这一地区的官方语言。随着1918年11月11日康边停战协定的签订,拉脱维亚正式宣布独立。1940年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8月21日,拉脱维亚恢复独立。

1. 独立后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

独立后的拉脱维亚于1922年2月通过自由宪法,建立了民主议会制政府,^④随即颁布土地改革法推行土地改革,农民每人可以获得耕地50公顷。1897年,61.2%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到1936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8%。^⑤外交上,拉脱维亚将对外关系的重心从俄国转向西欧国家。^⑥外贸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拉脱维亚80%的工业产品销往俄国。20世纪20年代末,拉脱维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德

国占比35.6%,英国占比20.8%。^⑦与此同时,拉脱维亚还注重发展社会福利事业,^⑧吸引了因战争移居国外的拉脱维亚人的大量回流,同时也吸纳了周边国家的移民。

1920年的调查表明,拉脱维亚人口总计159.6万,排在前三位的族群有拉脱维亚人116.1万,占比72.7%;俄罗斯人12.5万,占比7.8%;白俄罗斯人7.6万,占比4.8%。到了1935年,拉脱维亚总人口已经达到195.1万,其中拉脱维亚人146.7万,占比76.9%;俄罗斯人16.8万,占比8.8%;波兰人4.9万,占比2.6%。和1920年相比,拉脱维亚总人口净增加35.5万,增长率为22%,其中拉脱维亚人增加了30.6万,增长率为26.4%;俄罗斯人增加了4.3万,增长率为34.4%。(见表1)

表1 拉脱维亚居民的族群结构(1920—1935)

族群	1920		1925		1935	
	人数/万	%	人数/万	%	人数/万	%
拉脱维亚人	116.1	72.7	135.4	73.4	146.7	76.9
俄罗斯人	12.5	7.8	19.3	10.5	16.8	8.8
白俄罗斯人	7.6	4.8	3.8	2.1	2.7	1.4
乌克兰人	0.1	0	0.5	0.03	0.2	0.1
波兰人	5.5	3.4	5.1	2.8	4.9	2.6
立陶宛人	2.6	1.6	2.3	1.3	2.3	1.2
其他	15.3	9.6	18.4	10	17.84	9.0
总计	159.6		184.5		195.1	

数据来源: Ethnicities in region of Latvia <https://www.csb.gov.lv/en/statistics/statistics-by-theme/population/census/search-in-theme/186-fourth-population-census-latvia-1935-latvian-and> 以及 Ethnicities in region of Latvia. Statistics http://www.roots-saknes.lv/Ethnicities/ethnicities_statistics.htm. 根据数据作者自制。

^①Aleksandra kuczyńska-zonik, “Non-citizens in Latvia: Is it a Real Problem?” *Sprawy Narodowo-œciowe*, No. 49, 2017. <file:///C:/Users/gou/AppData/Local/Temp/1438-8180-1-PB.pdf>.

^②Martins Pāparinskis, “Political and Electoral Rights of Non-citizen Residents in Latvia and Estonia: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04953/IPOL_BRI\(2018\)604953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04953/IPOL_BRI(2018)604953_EN.pdf).

^③数据来源: 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 Population number, its changes and density, <https://www.csb.gov.lv/en/statistics/statistics-by-theme/population/number-and-change/key-indicator/population-number-its-changes-and-density>.

^④1934年政变后, 卡里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暂时中止了该宪法, 但1990年重申该宪法。

^⑤Daina Bleiere, *History of Latvia: the 20th century*, Riga: Jumava. 2006, p.195.

^⑥拉脱维亚在1934年开始由“民主联合政府”执政, 但在1939年, 时任总统乌尔马尼斯解散了议会, 采取独裁统治。

^⑦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Latvia (1920—1940) https://www.bank.lv/images/stories/pielikumi/publikacijas/citaspublikacijas/Karnups_EN.pdf.

^⑧比如制定《劳动法》, 实行8小时工作制, 禁止雇佣童工, 积极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等。

值得注意的是,拉脱维亚这一时期已经有“非公民”问题存在。^①据统计,当时“非公民”约4.4万人。^②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之后,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9月规定拉脱维亚的公民和无国籍人员自加入苏联之日起成为苏联公民。^③拉脱维亚的“非公民”问题因此得到解决。

2. 苏联时期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

从1940年开始至拉脱维亚恢复独立这段时间,战争和苏联的政策对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战争伤亡外,总体上呈现拉脱维亚人被移出和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外族人移入的特点。具体来看,这一时期,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拉脱维亚在残酷的战争中蒙受巨大人口伤亡。1941年7月1日,德国纳粹军队入侵拉脱维亚并大量屠杀犹太人、罗姆人和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大屠杀先后夺去了拉脱维亚约8.5万人的生命,其中犹太人和罗姆人分别约7万和0.2万,战争和屠杀造成拉脱维亚23万人死亡,占总人口的11.78%。^④

第二,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在苏联倡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新土地法规定个体农户可支配耕地由独立时期的50公顷减少到30公顷,激起了当地武装的强烈反抗。根据苏共中央决议,1941年开始镇压、逮捕、处决和强制迁移当地反抗武装势力近2万人。^⑤

为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1949年1月29日,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决定把波罗的海地区的富农、匪徒家庭和从事非法民族主义活动的家庭流放到西伯利亚。先后共有12万拉脱维亚居民被监禁或流放到苏联集中营(古拉格)。^⑥

第三,苏联的“人口迁移”计划推动了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1961年10月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宣称,要促进“人口迁移”,淡化各加盟共和国的界线,要求在各民族间经常“交换”干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这一政策主导下,每年约有1.4万俄罗斯人迁入拉脱维亚。^⑦在干部人事任命上,关键岗位都被俄罗斯族人占据,比如在政府机构,拉脱维亚41名部长中,俄罗斯人多达15席。^⑧

第四,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涌入。战后,苏联加大了对拉脱维亚的经济投资,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例如在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拉脱维亚投资超过20亿卢布,提供3100万卢布贷款用于购买经营设备。^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拉脱维亚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达到79%,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处于最高水平。为推动拉脱维亚经济发展,苏联中央还从其他加盟共和国调派了工程师、技术人员、设计师等专家约5000人支援拉脱维亚建设。^⑩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拉脱维亚(见表2)。

苏联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对拉脱维亚最直接的影

①当时的“非公民”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在拉脱维亚生活的“外国人”(Foreigner),主要是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难民,但持有俄罗斯或者国际联盟颁发的护照;一种是没有公民身份的人,被称为“南森人”(Nansenist)。

②首次对这些难民进行登记和报道的是挪威极地研究专家南森(Fridtjof Nansen)领导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家组,因此给这些人的护照被称为“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持有南森护照者被称为“南森人”(nansenist)。详见 Ethnicities in region of Latvia. Statistics, http://www.roots-saknes.lv/Ethnicities/ethnicities_statistics.htm 关于拉脱维亚这一时期的“非公民”(“南森人”)问题,参见 Frank Henschel, “Displaced Children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1915—1953. Ideologies, Identities, Experiences. Hrsg. von Nick Baron.” *Zeitschrift für Ostmitteleuropa-Forschung/Journal of East Central European Studies*, Vol.67, No.4, pp.617—618.及 Is-abel Kaprielian-Churchill, “Rejecting ‘Misfits’: Canada and the Nansen Passpor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8, No.2, 1994, pp.281—306.

③⑩李兴汉:《波罗的海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页,第43页。

④Ezergailis, A.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1996.

⑤关于苏联在拉脱维亚政策有丰富的档案资料记载(№07373、№07438、№07434、№07436、№05671、№05673、№05681、№05685、№05687、№05688、№05690)参见沈志华教授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69、165、170、188、197、206、208、212页。

⑥参见崔海智:《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演变及其教训》,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⑦李兴汉:《波罗的海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⑧同上,第46页。

⑨参见苏科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8页。

表2 拉脱维亚居民的族群结构(1959—1989)

族群	1959		1970		1979		1989	
	人数/万	%	人数/万	%	人数/万	%	人数/万	%
拉脱维亚人	130	62	134.2	56.8	134.4	53.7	138.8	52
俄罗斯人	55.6	26.6	70.5	29.8	82.1	32.8	90.6	34
白俄罗斯人	6.1	2.9	9.5	4.0	11.2	4.5	12.0	4.5
乌克兰人	2.9	1.4	5.3	2.3	6.7	2.7	9.2	3.5
波兰人	6.0	2.9	6.3	2.7	6.3	2.5	6.0	2.3
立陶宛人	3.2	1.6	4.1	1.7	3.8	1.5	3.5	1.3
其他	5.6	2.69	6.6	2.8	5.9	2.4	6.6	2.51
总计	209.3		236.4		250.3		266.7	

数据来源:1959年数据 [拉]Pēteris Zvidriņš, "Changes in the ethnic composition in Latvia."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 23, No.4, 1992, pp.359—368.及[匈] Adam Nemeth, "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spatial change in Latvia, 1897 - 2011." *Post-Soviet Affairs*, Vol.29, No.5, 2013, pp.404—438. 1979年数据 [俄]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7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СССР 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79.php [拉]Pēteris Zvidriņš, "Changes in the ethnic composition in Latvia,"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Vol.23, No.4, 1992, pp.359—368.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ССС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316172713/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89.php.根据数据作者自制。

响就是改变了族群结构。通过对比发现,从1959年到1989年的30年间,拉脱维亚总人口增长了57.4万,增长率为27.4%;其中,拉脱维亚族增长8.8万,增长率为6.8%;俄罗斯人增长35万人,增长率为55.6%;白俄罗斯人增长96.7%;乌克兰人增长6.3万,增长率高达217.2%。然而,拉脱维亚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59年的62%下降到1989年的52%,下降了10%。如果再对比1935年(表1)拉脱维亚独立时的统计数字,从1935年到1989年,拉脱维亚总人口增加了71.6万,其中,拉脱维亚族增加了-7.9万,增长率为-5.39%。相反,俄罗斯人增加了73.8万,增长率为439.3%;白俄罗斯人增加了9.3万,增长率为344.4%;乌克兰人增加了9万,增长率为4500%。

在语言和教育方面,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大力促进非俄罗斯民族对俄语的熟练掌握,使得俄语成为民族间对话与交流的共通语言。斯大林时期,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学校都被关闭,教学语言主要为俄语,拉脱维亚语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在教学活动中,俄罗斯语言文学、音乐和历史在拉脱维亚

占据首要地位。^①到1970年,有13%的非俄罗斯人产生了实际的语言同化,也就是说,这些人把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②这一时期,拉脱维亚苏维埃也迫于压力启动了一项限制拉脱维亚语而支持俄语的语言政策。1979年有62%的非俄罗斯人宣称自己已经够熟练掌握俄语,而1970年仅为49%。

3.恢复独立后拉脱维亚族群结构变迁

1991年8月22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宣布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独立,并宣称拉脱维亚的国家地位由原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决定,之后又通过一系列举措来优化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

首先,拉脱维亚出台的《国籍法》对拉脱维亚公民条件做了详细说明。《国籍法》第二款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规定:1940年6月17日在拉脱维亚合法登记的拉脱维亚公民及其后裔(1990年5月4日后获得其它国籍的除外);按《国籍法》规定通过入籍化或其它方式获得拉脱维亚国籍者。^③根据《国籍法》,有超过70万,接近30%的人沦为“非公民”。^④《国籍法》也对归化做了明确规定,除了要进行忠于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宣誓外,需要通过严格的知识测试程序,

①Daina Bleiere, *History of Latvia: the 20th century*, Riga: Jumava. 2006, p.411.

②罗伯特·康奎斯特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③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拉脱维亚共和国国籍法》, <https://www.fmprc.gov.cn/ce/celv/chn/lryw/xgflfg/t247025.htm>.

④参见李兴汉:《波罗的海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59页。

即熟练掌握拉脱维亚语言并且放弃原来国籍,还要在拉脱维亚居住超过5年时间。另外,对入籍的一般审议程序明确规定,同等条件下,被遣送回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族和利沃尼亚人、立陶宛或爱沙尼亚公民及其后裔、波兰公民及其后裔在提交入籍申请后,可以获得优先审议。^①这意味着,“非公民”中占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族、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没有人籍申请的优先审议权。

其次,语言上,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只规定拉脱维亚语为官方语言。出于担心拉脱维亚语的地位受到威胁,拉脱维亚在1991年恢复独立之后,就立即启用旧宪法,规定拉脱维亚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出台新的《教育法》规定:拉脱维亚人享有使用拉脱维亚语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其他民族的公民和子女只能在中学阶段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受教育的权利;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从第二学年起,必须以拉

表3 拉脱维亚居民的族群结构(2000—2018)

族群	2000		2010		2018	
	人数/万	%	人数/万	%	人数/万	%
拉脱维亚人	137.1	57.7	128.5	62.1	120.3	62.2
俄罗斯人	70.3	29.6	55.7	26.9	48.7	25
白俄罗斯人	9.7	4.1	6.8	3.3	6.3	3.2
乌克兰人	6.4	2.7	4.6	2.2	4.3	2.2
波兰人	6.0	2.5	4.5	2.2	4.0	2.1
立陶宛人	3.3	1.4	2.4	1.2	2.3	1.2
其他	5.0	2.0	4.5	2.1	7.6	3.9
总计	237.7		207.0		193.4	

数据来源:Results of the 200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in Latvia, p.13. [https://www.csb.gov.lv/en/statistics/statistics-by-theme/population/census/search-in-theme/191-results-2000-population-and-housing-census-latvia;Latvijas_iedzivotaji_sadalijuma_pec_nacionalk_sastava_\(saskanu_ar_Pilso_nibas_un_migr_cijas_lietu_purvaldes_iedzivotaju_registra_datiem_uz_01.07.2010.\)](https://www.csb.gov.lv/en/statistics/statistics-by-theme/population/census/search-in-theme/191-results-2000-population-and-housing-census-latvia;Latvijas_iedzivotaji_sadalijuma_pec_nacionalk_sastava_(saskanu_ar_Pilso_nibas_un_migr_cijas_lietu_purvaldes_iedzivotaju_registra_datiem_uz_01.07.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510003403/http://www.mfa.gov.lv/lv/latvia/integracija/integracijas-politika-copy/Latvia_Demographics,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latvia-population/>; Latvia Demographics2018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latvia-population/> 根据数据作者自制。

脱维亚语作为教学语言。^②另外,拉脱维亚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来加强推行拉脱维亚的语言和文化,比如不会说拉脱维亚语的人,就不能在行政单位工作。

第三,在选举权和行政职务任命上,拉脱维亚也同样做了严格限制。拉脱维亚法律规定,“非公民”无权参加拉脱维亚各类选举。在干部任命方面,拉脱维亚政府1991年11月17日通过《关于干部政策的决议》规定,共产党的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苏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克格勃情报人员必须进行登记,上述人员在5年内不得担任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非公民”。^③

拉脱维亚政府通过一系列严苛的规定,经过多年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拉脱维亚族在全国的比例。如表3所示,拉脱维亚族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9年的52%上升到2018年的62.2%;俄罗斯人则从1989年的90.6万减少到2018年的48.7万,减少了46.2%;白俄罗斯人减少了47.5%;乌克兰人减少了53.3%。

二、拉脱维亚“非公民”问题的原因

恢复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奉行面向西方、“回归”欧洲、融入欧洲的外交政策,大力发展与西欧和北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拉脱维亚以激进的方式实施《国籍法》,必然要承担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国籍法》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利益,也引发了国内庞大的“非公民”群体的不满。加上独立之初的拉脱维亚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国内有大量俄罗斯驻军。拉脱维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出台《国籍法》并实施,根源在于国家之间不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

历史上,拉脱维亚有明确独立建国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按照西方制度模式相继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积极发展同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意识形态方面强化民族主义教育,排斥共产主义思想;在外交上,奉行亲西方政策,加入国际联盟,对俄苏采取“冷漠”态度;语言上,新政府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使用本民族语言,政府机关和商业往来均得使用拉脱维亚语;在社会福利事业上,

①中国拉脱维亚大使馆:《拉脱维亚共和国国籍法》, <https://www.fmprc.gov.cn/ce/celv/chn/lsw/xgflfg/t247025.htm>。

②何卫:《十年巨变》(新东欧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③同上,第53页。

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险事业,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拉脱维亚独立建国20年左右,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事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来看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正是由于有过独立建国的历史,因此,拉脱维亚将90年代初的独立称为“恢复”独立。在文化心理方面,拉脱维亚视俄罗斯为外国侵略者,俄国和苏联在拉脱维亚的统治给拉脱维亚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①在近代,俄国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也让拉脱维亚土著民族与俄罗斯人关系紧张。在20世纪初,俄国政府对拉脱维亚的社会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独立初期,拉脱维亚对俄罗斯族的担忧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随之一度紧张化。^②1958—1959年拉脱维亚苏维埃发生“政治地震”再一次激化了拉脱维亚民众对苏联政权的不满,苏联政府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为由处决了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里加前第一书记、工会理事会主席、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及其他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等拉脱维亚族苏维埃高级官员被撤换为俄罗斯族。^③这使得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拉脱维亚苏维埃形同虚设,实际治理拉脱维亚苏维埃的已不再是拉脱维亚人,拉脱维亚人的民族情感和共产主义信仰处在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压制状态。

在意识形态上,拉脱维亚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较弱。拉脱维亚1918年独立后,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很小,到1940年6月苏联占领拉脱维亚时,全国只有不到1000名共产党员,当地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也不积极。苏联接管拉脱维亚并非基于拉脱维亚民众的公投,而是苏德1939年秘密条约将拉脱维亚划入苏联版图,因此缺乏民意支持。整个苏联时期的拉脱维亚,虽然有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不再把这种信仰和苏维埃政权等同起来。表面的屈从背后隐藏着内心的异议,而内心的异议往往在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屈从的彻底性,或者表现为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屈从。

经济上,拉脱维亚与苏联时期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落差较大。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建立了自由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二战之前拉脱维亚的经济水平和北欧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相当。在苏联时期,拉脱维亚工业和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苏联平均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平均水平。但跟北欧国家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远远低于北欧国家,不少人认为,如果能够摆脱莫斯科控制,拉脱维亚经济会发展得更快更好。^④

文化的异质性和与俄罗斯之间持久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了族群之间的排斥性。早期的拉脱维亚人在波罗的海沿岸过着封闭的部落生活,直到16世纪下半叶,拉脱维亚遭到瑞典和波兰的瓜分,瑞典统治区皈依了路德教派,而波兰统治区则皈依了天主教。1922年独立后,路德教派在拉脱维亚成为主导性宗教,拉脱维亚大学还设立了神学系。^⑤被苏联占领后,宗教活动陷入低潮,直到1989年,教会活动开始复苏。恢复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在宗教信仰上,基督教路德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三、拉脱维亚“非公民”问题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的一大遗产就是民族问题。民族地位的变化无疑对各个国家的族际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⑥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民族矛盾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恢复独立后的拉脱维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拉脱维亚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两国关系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拉脱维亚境内拉脱维亚人与俄罗斯人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自拉脱维亚《国籍法》实施以后,拉脱维亚申请入籍人数及获得公民身份人数的变化大致呈现阶段性的发展趋势。

1995到2004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呈现递增趋势。由于刚实施《国籍法》且在执行力度上非常严格,具备入籍资格的人相对较少,因此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数也不多,1996年到1998年间平均每年有3000多人。1998年开始显著增加,这主要有两方

^①Mara Ustinova, “Causes of Inter-Ethnic Conflict in Latvia”, *Ethnicity and Conflict in a Post-Communist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106—112.

^②④参见何卫:《十年巨变》(新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1—54页,第149—174页。

^③罗伯特·康奎斯特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20页。

^⑤参见李兴汉:《波罗的海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⑥何卫:《十年巨变》(新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面原因,一是拉脱维亚因国内和国际(主要是欧盟)压力,在1998年批准了一项法律,扩大入籍的人员范围,比如,如果有父母要求,在1991年8月21日之后承认在拉脱维亚出生的“非公民”的子女为公民。二是1998年刚好是《国籍法》实施第五年,该法的多项入籍条款都有年限规定“在拉脱维亚居住不少于5年”,因此相当一部分“非公民”人群具备这一基本条件。^①

2004到2007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申请入籍人数成倍增长。主要原因是拉脱维亚于2004年加入欧盟后,作为拉脱维亚公民有机会免签证前往大多数欧洲国家成为“非公民”入籍的最大诱惑,获得拉脱维亚公民身份的人数明显增加,2004年超过1.6万人,2005年超过1.9万人,2006年1.6万人入籍。^②

2007年之后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申请拉脱维亚公民身份的人数逐年递减,2013年之后开始持平。拉脱维亚语作为入籍考试科目之一,依然是“非公民”无法获得公民权的主要难点。此外,俄罗斯在2008年对“非公民”免签,欧盟也为“非公民”开放流动限制,所以申请入籍人数也在2008年到2013年间逐年递减。如表3所示,拉脱维亚国籍法规定的归化程序对“非公民”来说难度较大,据拉脱维亚公民和移民事务局(PMLP)介绍,持拉脱维亚永久居住证,并在拉脱维亚居住满5年以上的人可申请成为公民(入籍);如果持有临时居住证并在拉居住满5年,还需要申请持有永久居住证再居住5年才能申请拉公民身份。申请入籍者需至少满15岁,能说拉脱维亚语并知晓拉脱维亚基本文化知识,有合法的收入来源等。拉脱维亚“非公民”问题虽然获得欧盟和俄罗斯的双重待遇,这使“非公民”与拉脱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如

何解决“非公民”问题让拉脱维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拉脱维亚本国人口自恢复独立以来严重减少,从1990年的267万减少到2018年的193万人,减少了27.7%。^③另一方面,拉脱维亚严控“非公民”人群的入籍制度。1995年2月至2017年1月间,一共只有14.45万人通过归化的方式成为拉脱维亚公民。^④

2012年2月18日拉脱维亚俄罗斯族就是否将俄语作为该国第二官方语言发起全民公投,而拉脱维亚政府却呼吁公民投反对票,理由是:拉脱维亚语是宪法的核心,必须捍卫。^⑤2017年9月21日,拉脱维亚议会就关于是否继续给予新生儿“非公民”身份的提案举行投票,39名议员表示支持,38人反对,14人弃权。这意味着拉脱维亚“非公民”所生的新生儿不能获得拉脱维亚国籍。^⑥拉脱维亚每年有50至60名新生儿一出生即成为“非公民”。上述两件事让民族问题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

因此,“非公民”问题依然对拉脱维亚有着潜在的影响,无论是在族群结构还是语言文化,甚至国家安全方面都存在影响。

首先,族群结构方面,“非公民”问题对拉脱维亚当前的族群结构造成威胁。拉脱维亚出台的《国籍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拉脱维亚族的族群比例考虑。根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拉脱维亚拥有140万拉脱维亚人,90万俄罗斯人,12万白俄罗斯人和近10万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在国内的一些城市几乎成了少数民族。^⑦以首都里加为例,1989年里加的拉脱维亚族人口比例只有36.5%,处在第二位,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族。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拉脱维亚人以微弱优势超过俄罗斯人成为里加最大的族群。^⑧但由于近年来,拉脱维亚本国人口流失严重,从1989年的266.7万减少到193.4万,减少了73

①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natur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 admission https://www.pmlp.gov.lv/en/as-sets/Naturaliz%C4%81cija_dec_2018/stat_angl1.pdf.

②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natur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 admission https://www.pmlp.gov.lv/en/as-sets/Naturaliz%C4%81cija_dec_2018/stat_angl1.pdf.

③ 世界人口大全:拉脱维亚人口数据, <http://www.chamiji.com/201804253422.html/3>.

④ 俄外交部:拉脱维亚政府不愿意解决“非公民”问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08061842178115/>.

⑤ 全民公投撕裂拉脱维亚,德国之声, <https://www.dw.com/zh/全民公投撕裂拉脱维亚/a-15750626>.

⑥ Jennifer Crof, “Non-Citizens in Estonia and Latvia: Time for Change in Changing Times?” *OSCE Yearbook 2015*,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Co. KG, 2016, pp.66.

⑦ Steven Erlanger, Latvia Amends Harsh Citizenship Law That Angered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94/07/24/world/latvia-amends-harsh-citizenship-law-that-angered-russia.html>.

⑧ [拉]Centr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Latvia “Table ISG191. RESIDENT POPULATION BY ETHNICITY AND BY STATISTICAL REGION AND C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18,” Retrieved 24 July 2018.

万人,其中拉脱维亚族从138.8万减少到120.3万,减少了18.5万。这意味着不管是否降低归化标准,都难以缓解拉脱维亚族人减少的客观事实。

其次,在语言文化上,俄语地位上升有可能造成拉脱维亚语边缘化。语言问题在拉脱维亚备受争议,俄语在拉脱维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独尊拉脱维亚语为官方语言,居住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族认为受到歧视,多次呼吁将俄语纳入官方语言,并为此不断抗争或寻求公投。这一要求在拉脱维亚人看来,俄语已经严重威胁到拉脱维亚语,如果俄语成为官方语言,拉脱维亚语可能被边缘化。为此,拉脱维亚人拿马其顿和利沃尼亚作为对比,马其顿将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并列官方语言的后果是,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学习马其顿语的动机大幅减少。由于缺乏保护,作为拉脱维亚本土语言的利沃尼亚语濒临灭绝,现今只有不到30人能说。因此,拉脱维亚人担心拉脱维亚语跟利沃尼亚语一样濒临灭绝。如果拉脱维亚人口的减少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俄语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有增加的趋势。

第三,国家安全方面,拉脱维亚处在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阵地,“非公民”问题也有可能成为双方对抗的一大因素。独立以来,尽管拉脱维亚在军事、安全以及地区合作方面进展顺利且成效显著,北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拉脱维亚,但是并不能确保拉脱维亚的绝对安全。乌克兰危机之后,拉脱维亚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以及与北约的联合军演,使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关系开始紧张。乌克兰危机也对拉脱维亚敲响了警钟,拉脱维亚有大量的俄罗斯族,还有20多万以俄罗斯族为主的“非公民”在拉脱维亚境内定居,拉脱维亚与俄罗斯两国关系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拉脱维亚境内拉脱维亚人与俄罗斯人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四、拉脱维亚对“非公民”问题的应对

自从恢复独立以来,拉脱维亚始终对俄罗斯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在“非公民”问题上,拉脱维亚官方明确表示,这些人从来不是拉脱维亚公民,他们只是在苏联占领期间大量移居到拉脱维亚,并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了苏联国籍的人。^①甚至有拉脱维亚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了解1991年拉脱维亚的族群结构,就知道拉脱维亚只有54%是拉脱维亚人,而多达46%是在苏联占领期间抵达的殖民者,政府应该优先保障“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人”的生存。^②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2015年举行的欧盟东部伙伴关系里加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拉脱维亚视此次峰会为“生存峰会”(survival summit),并指出这一地区正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考验。^③

在拉脱维亚,围绕“非公民”权益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涉及到“非公民”群体的语言、对历史的认知和认同、投票、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等诸多问题。在美国和欧盟压力下,拉脱维亚政府承认拉脱维亚的“非公民”并非无国籍人士,而是根据《关于无拉脱维亚或其它国家国籍的前苏联公民身份法》的规定持有拉脱维亚“非公民”护照的人。^④现在的“非公民”在拉脱维亚或在外国居住、旅行时均受到拉脱维亚法律保护;“非公民”是除拉脱维亚公民以外在拉脱维亚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非公民”可以在外国永久居留,并可以随时返回拉脱维亚;“非公民”与拉脱维亚公民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例如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现在拉脱维亚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在于“非公民”没有投票权,不能在拉脱维亚政府系统中工作;也不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⑤在拉脱维亚政府归化考核中,“非公民”需要承认拉脱维亚成为苏

① 参见拉脱维亚外交部网站 Citizenship policy in Latvia, <https://www.mfa.gov.lv/en/policy/society-integration/citizenship/citizenship-policy-in-latvia>.

② Jonathan Brown, Latvia's "non-citizen" policy leaves thousands feeling stateless, Vice News,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ne8nkwl/all-the-absurd-new-weapons-russia-is-building-in-the-new-nuclear-arms-race.

③ 原文引用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面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参见爱沙尼亚学者 Maili Vilson, BALTIC PERSPECTIVES ON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ANIZATION IN THE SHADOW OF INSECURITY, IDEOLOGY AND POLITICS, Vol.7, No.1, 2017, p17. <https://ideopol.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1.3.ENG.%20Baltic%20Perspectives%20Final.pdf>.

④ 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拉脱维亚共和国国籍法》, <https://www.fmprc.gov.cn/ce/celv/chn/lsyw/xgflfg/t247025.htm>.

⑤ 参见欧洲议会报告 Political and Electoral Rights of Non-citizen Residents in Latvia and Estonia: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04953/IPOL_BRI\(2018\)604953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04953/IPOL_BRI(2018)604953_EN.pdf) 以及拉脱维亚外交部网站 Citizenship policy in Latvia, <https://www.mfa.gov.lv/en/policy/society-integration/citizenship/citizenship-policy-in-latvia>.

联加盟共和国是基于苏联对拉脱维亚的“占领”，而非拉脱维亚“加入”。对此，拉脱维亚的“非公民”抱怨道：“非公民”在拉脱维亚就是合法的“外国人”；拉脱维亚法律的限制将俄罗斯族推到了拉脱维亚社会的边缘。甚至有“非公民”认为：拉脱维亚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拉脱维亚的政治不是基于民主权利，而是基于种族权利。^①

拉脱维亚人与“非公民”之间各执一词，积怨颇深。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引起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担忧，拉脱维亚认为俄罗斯很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介入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吞并这些国家的俄语区。^②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多次军事演习，使波罗的海地区局势持续恶化。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拉脱维亚不得不调整安全战略。

首先，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在2014年的北约峰会上批准了战备行动计划(NATO Readiness Action Plan)，北约在拉脱维亚建立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以应对北约边界以及盟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和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战。^③2015年北约防长会议上决定建立6个北约多国指挥与控制中心，其中三个分别设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④2019年3月，北约多国部队北方司令部在拉脱维亚的阿达日军事基地成立，这是北约首次在波罗的海地区设立司令部。军事演习方面，北约先后在拉脱维亚举行代号“坚定标枪II”(2014年9月，利耶尔瓦尔德空军基地)、“夏季盾牌XII”(2015年3月，阿达日军事基地)、“军刀打击”(2016年6月，阿达日军事基地及周边地区)、“动力前线19”(2019年3月，阿达日军事基地)的各类军事演习。此外，拉脱维亚还积极参与由美国发起的旨在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行动的大西洋决心行动(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加强在波罗的

海以及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回应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行动以及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挑衅。^⑤

第二，波罗的海三国加强内部联合和协调，一致应对共同威胁。波罗的海三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主要表现在，协调三国的防务政策；加强地区安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⑥波罗的海三国先后于1991年成立波罗的海代表协商委员会，1994年成立三国总统委员会，1996年三国签署了“一体化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声明、组建了波罗的海联合舰队等多个合作机制。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波罗的海三国团结一致采取应对之策。首先，三国积极支持并参与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2014年7月，欧盟首次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波罗的海国家不仅强烈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呼吁加大制裁力度，扩大制裁范围，直到俄罗斯完全执行明斯克协议为止。^⑦其次，波罗的海三国深化合作机制，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乌克兰危机后，波罗的海三国协调一致，成倍增加本国军事开支，都改革和出台了新的军事立法，比如拉脱维亚于2015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第三，作为对抗俄罗斯行为的安全议程之一，波罗的海三国积极抵制普京宣传。从2019年2月2日起，拉脱维亚宣布在三个月内禁止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电视台”俄语节目在当地转播。

此外，拉脱维亚也意识到本国拉脱维亚人严重流失的危险，通过出台各类政策吸纳海外侨民以优化国内族群结构。虽然拉脱维亚一直坚持严厉的《国籍法》来维持拉脱维亚族在本国的族群比例，但是在严峻的老龄化问题面前，这一政策显得力不从心。据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拉脱维亚的人口可能减少22%。^⑧鉴于拉脱维亚有大约20%的海外侨民，自2019年1月1日起，拉脱维亚出台了酝酿已久的吸引侨民支持国家发展的政策。拉脱维亚侨民政策对

①② Jonathan Brown, Latvia's "non-citizen" policy leaves thousands feeling stateless, Vice News,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ne8nkw/all-the-absurd-new-weapons-russia-is-building-in-the-new-nuclear-arms-race.

③参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方网站2014年威尔士峰会报告 Wales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64.htm?selectedLocale=en.

④参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方网站2015年北约防长会议报告 Statement by the NATO Defence Ministers on the Readiness Action Pla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7222.htm?selectedLocale=en.

⑤⑦ Maili Vilson, BALTIC PERSPECTIVES ON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ANIZATION IN THE SHADOW OF INSECURITY, *IDEOLOGY AND POLITICS*, Vol.7, No.1, 2017, p28, p26.

⑥李兴汉：《波罗的海三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⑧Ieva Birka, Can Return Migration Revitalize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Engage Their Diasporas, with Mixed Result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an-return-migration-revitalize-baltics-estonia-latvia-and-lithuania-engage-their-diasporas>.

血统种族都没有做严格限制,只要对拉脱维亚友好,且认同拉脱维亚国家文化即可。但是这一政策只针对欧盟民众,对于原苏联地区的人口则加以防范。也是基于此顾虑,拉脱维亚在2014年至2018年间,每年接收归化的“非公民”人数不足千人。^①此外,拉脱维亚对于难民的容忍也仅限于同一文明的难民,对于欧盟的难民均摊政策非常抵触。从1998年到2018年,拉脱维亚总共接纳了2689名难民,主要来自俄罗斯、伊拉克、阿塞拜疆、埃及和越南。^②根据2015年欧盟的均摊计划,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共只需要接受1679名难民。^③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还是引起拉脱维亚民众的强烈抗议,民众呼吁拒绝穆斯林和俄罗斯人。^④2018年拉脱维亚只给23个人授予了难民身份,这些难民随后又转移到较富裕的老欧盟国家。

结 语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语言民族化”运动,俄语的官方地位以及在学校和公共场所的使用都受到不同程度排斥,推动力量主要是政治原因和民族主义情绪,各国都把使用本民族语言视为政治独立的一个象征。拉脱维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去俄化,以立法的形式在语言、国籍和公民权上采取了严格限制。拉脱维亚不仅实施了去俄化政策,还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国籍法》而产生了大量的“非公民”。这一法律的出台完全是基于历史原因:一方面,拉脱维亚有过独立建

国的历史,恢复独立后想要加入欧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沙俄和苏联统治的不认同,以及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不信任。

由于拉脱维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俄罗斯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本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族公民和以俄罗斯族为主的“非公民”,俄语的实用性没有因为拉脱维亚的政治独立而降低。甚至在民族主义情绪稳定之后,很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意识到,俄语作为沟通工具提供的便利具有客观的积极意义。“非公民”问题让拉脱维亚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简化归化程序,让“非公民”获得拉脱维亚公民身份,势必改变拉脱维亚的族群比例,甚至可能让拉脱维亚族再次沦为少数民族;俄语的广泛使用也会让拉脱维亚语逐渐边缘化,如果这一趋势不加以控制,有可能会危及拉脱维亚国家安全。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由于拉脱维亚支持乌克兰并参与到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使拉脱维亚与俄罗斯关系再次恶化。面对长期的内忧和突如其来的外患,为确保自身安全,拉脱维亚通过与波罗的海国家联合和加强与北约合作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不可否认,北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成员国的安全,但是不能确保绝对安全。拉脱维亚国小人少,军事上采取职业化合同制,力量极为薄弱,完全依赖北约保护。随着北约在波罗的海不断扩大军事存在,俄罗斯也加大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影响,可能会使拉脱维亚陷入安全困境。总之,随着拉脱维亚本土族群的大量流失,“非公民”问题将会凸显。

(责任编辑:林 广)

①2014—2018年,每年接收归化“非公民”人数分别为939、971、987、915、930人,数据来源:拉脱维亚共和国内政部公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Aktuālā statistika par naturalizācijas procesu <https://www.pmlp.gov.lv/lv/sakums/statistika/naturalizacija.html>.

②参见拉脱维亚内政部公民和移民事务办公室统计数据PATVĒRUMA MEKLĒTĀJI, <https://www.pmlp.gov.lv/lv/sakums/statistika/patveruma-mekletaji.html>.

③Ieva Birka, Can Return Migration Revitalize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Engage Their Diasporas, with Mixed Result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an-return-migration-revitalize-baltics-estonia-latvia-and-lithuania-engage-their-diasporas>.

④Leonid Ragozin, Latvians find unity in rejecting refugees, POLITICO,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latvia-migration-asylum-crisis-baltics-eu/>.

mes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Iceland, which provided space for the rise of left-wings in Iceland. That the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Social-Democratic Party took the power and enrolled CPI members to the cabinet triggered a defense crisis within NATO in which Iceland asked the American troops to leave and even threatened to withdraw from NATO. Iceland was thus the first member to challenge the American-led collective defense policy. This case illustrates how political changes endangered the American overseas military strategy.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ish Society (YANG Jiahuan, TANG Ke)

In the winter of 1978—1979, the largest strike sinc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in Britain, causing great social disorder in the UK, which was known as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In the early 1970s,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llectively entered a “dead 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wa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apitalist economy,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domestic social problems in post-war Britain. Limited by its own problems, the Callaghan Labor government failed to suppress the rise and spread of the strikes. It in turn caused the people to severely doubt the Labor Party, the labor unions and even the tradition of “Consensus Politics”. Facing a complex situation of rapid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Thatcher le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back to power and pushed for a comprehensive change in the British society.

The Latvian “Non-Citizens”: Caus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GOU Liwu)

After it reestablished its independence in 1991, Latvia adopted a series of radical de-Russian policie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ity Law” 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 “non-citizen” issue.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Soviet era moved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s into Latv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Latvia’s distrust in Russia made most “non-citizens” Russians. With the dramatic decrease of its native population, “non-citizen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Latvia in terms of ethnic structure,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non-citizen” issue in Latvia will cause the main tension in the Latvian society in the future.